

能为力,重者必火势燎原而后已。故太阳表邪化热,将转阳明之时,其重要关键即在葛根,尔时之葛根,诚有举足轻重之势。所以医工懂得葛根之效用,则温病迎刃而解,此可断言者也。”

曹颖甫说：“《内经》又曰：因于暑，动则喘喝，静则多言。体若燔炭，汗出而散。体若燔炭，表热也。汗出而散，病气在太阳也。”《内经》对暑热证症状和治法的描述，表明其属于太阳病。

产生表热证的主要原因不是邪之为热邪,而是“营卫之气,遏抑不发,正与邪争,是生表热”。治疗表热证主要也不是清热,“若早为开泄,当得一汗而解”,即开泄肌表,宣发营卫之气,解除其遏抑。

接着,他针对王叔和将《内经》的论述理解成伏气温病,认为是误解,表明自己反对伏气之说。“经云:‘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’,此‘精’字乃指大气言之。如恒暘不息,冬无冰,桃李花实之类,人当其时,汗液外泄过甚。至春阳气发生,精液不足,遂生内热。非谓肾藏之精也。”曹颖甫精于经学,用训诂的方法证明“冬不藏精”,指某一年冬天太热,人们汗液外泄,损伤正气,至春天容易感邪而患温病,而不是温邪伏于少阴,至春而发。

“至如‘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’，此‘伤’字，正如孟子死伤勇，予伤惠之伤，当作至而太过解。盖物极必反，事理之常。冬三月天气过寒，来春必然暴热，人在气交之中，必受温病”，同样，通过训诂，他认为此句当理解为：某一年冬天太冷，春来必暴热，人们易患温病，并无所谓伏气。

他认为《内经》和《伤寒论》已将温病之初定为太阳病,而且温病大部分方剂取自于伤寒,吴鞠通没有必要“变乱六经而主三焦”。李东垣、朱丹溪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,补充前人的不足,而吴鞠通则割裂传统,造成混乱。

曹颖甫阐明了自己对《难经》“伤寒有五”的理解。六淫之邪从皮毛而入,太阳为六经门户,首先受之。太阳为寒水之脏,外主汗液,内主小便。邪伤寒水之脏,故称伤寒。这是广义伤寒的含